



前言

教會剛開始的幾個世紀內，領袖的重任就是奠定初入教者的信仰根基，莊嚴的入教儀式通常在復活節晚上進行，入教者赤身受浸，並且接受抹油。行禮前的好幾個禮拜，當地主教親自授課，把信仰內容講得淋漓盡致，叫經年累月的學道旅程登上高峯。

時移勢易，此風不再。然而，趁著復活節將到，重溫信仰綱領，仍是為這大節作準備的上策。我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態，在二〇〇五年復活節前一週，在坎特伯里大教堂（Canterbury Cathedral）發表一連串講話的。本書正是這些講話的增補版。

我刻意保留了講話的口吻，也不敢假定讀者一定是對聖經和教會歷史頗有知識。當年聽課的人，有些是老教友，只想溫故知新；但也有對信仰十分陌生的人，我不想他們覺得我講得太高深。希望程

度高的讀者不要嫌我囉唆。

就以經文為例好了。讀者如果手頭有聖經就最好。他還得知道所謂「舊約」或「希伯來文聖經」講的是上帝與古以色列（講希伯來話的）支派交往的過程，為時約一千年。而「新約」或「基督教聖經」則包括勾勒耶穌生平的四福音，還有第一代的教會元老發給地中海東岸新成立的基督徒社羣的書信。這些書信，大都出自保羅——一個本來極力反基督教，後來又戲劇性地皈依基督的人——的手筆，至於其他書信的作者，我們知之不詳，只知都是非常接近教會初立時期，且與認識耶穌的人關係密切的。

本書旨在說明基督教在本質上乃是關乎認識所信是誰、信甚麼。我以為基督教是叫你信任它所講的上帝，先於叫你一下子接受一整套系統。我希望你至此已看清楚，先有信任，以後的教導、教義才有意思。中聽有用的信仰之所以是中聽有用，皆因它是從探究「信任那值得完全信賴的上帝」的意義，而引發出來的。

因此，本書所講的並非單談思想概念，乃是談論思想、行動、禱告的互動當初如何孕育出這些信

仰述句來。世界各地的各大基督教團體大都共認這些信仰述句。它們全是在教會歷史最早三百年內形成的，擲地有聲，顛撲不破，經得起歷史洪爐的熬煉，其中最古老也流傳最廣的兩篇「信經」(creeds；源於拉丁文「我信」的意思)已列在書首處。

插圖的目的是叫你不要讀得太急，要多一點默想；當中好幾幀出自大衛·瓊斯(David Jones)手筆。他是二十世紀偉大的詩人、畫家、雕刻家，他的畫藉著光影、筆畫、顏色把你帶到更具深度的世界去，我盼望這也是基督教信仰的功效：叫人以新的眼光去看世界——不忘表象(其中所有仍然重要)，卻可以洞穿表象。

其他人物照片則是為內文作註而已。如果我所勾勒的信仰能夠引起你的共鳴，很可能是你曾經遇上這樣的人。他們誠實可靠，既能活於現世，又能把奧祕打開。這些照片的目的是叫你想起他們，想起這些生命的見證。

我衷心感激下列各位合力把我的講話謄錄成書：負責錄音和謄稿工作的莎拉·威廉斯(Sarah Williams)和喬納森·詹寧斯(Jonathan Jennings)；鼓勵我考慮出書的坎特伯里出版社(Canterbury

Press) 同工克莉斯廷·史密斯 (Christine Smith)；在編審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的喬納森·古多爾 (Jonathan Goodall)、琳達·福斯特 (Linda Foster) 和瑪麗·馬修斯 (Mary Matthews)；更感謝到座堂來聽課的每一位，整個禮拜都不缺課 (且留下來禱告和聽音樂)，全程流露出耐性和熱誠。謹以此書獻給他們，也獻給上帝在坎特伯里的所有百姓。

羅雲·威廉斯 (Rowan Williams)

二〇〇六年諸聖節



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我們的主；
因著聖靈成孕，從童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上，死了，
葬了；
下到陰間，第三天從死裏復活；
祂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
神聖大公教會；聖徒相通；
罪得赦免；
身體復活；
並且永生。

原文依公禱書裏早晚祈禱會的《使徒信經》，中譯參《歷代基督教信條》，三版（香港：基督教文藝，1986），頁 20～21。



尼西亞信經



我信獨一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和有形無形萬物的主。

我信獨一主耶穌基督，上帝的獨生子，在萬世以前為父所生，出於神而為神，出於光而為光，出於真神而為真神，受生而非被造，與父一體，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

祂為要拯救我們世人，從天降臨，因著聖靈，並從童女馬利亞成肉身，而為人；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為我們釘於十字架上，受難，埋葬；

照聖經第三天復活。

並升天，坐在父的右邊；

將來必有榮耀再降臨，審判活人死人；祂的國度永無窮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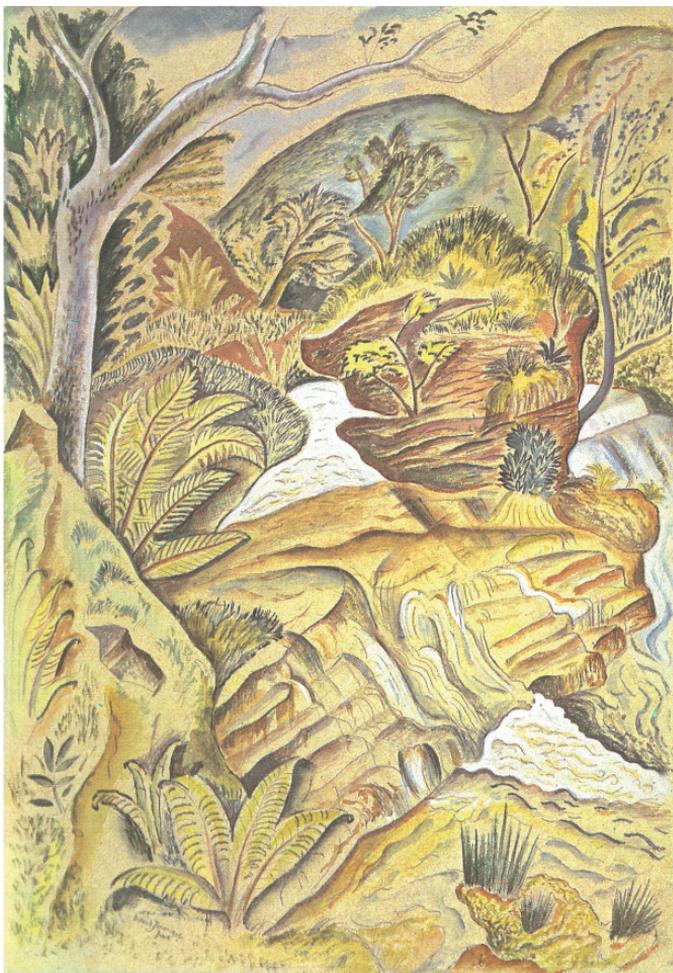
我信聖靈，賜生命的主，從父和子出來，與父子同受敬拜，同受尊榮，祂曾藉眾先知說話。

我信獨一神聖大公使徒的教會；

我承認使罪得赦的獨一洗禮；

我盼望死人復活；
並來世生命。

原文依公禱書的《尼西亞—君士坦丁堡信經》，中譯參《歷代基督教信條》，三版（香港：基督教文藝，1986），頁 20～21。



大衛·瓊斯，《瀑布》(The Waterfall, Afon Honddu Fach)，1926



誰堪信賴？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幾年前，英哲安娜拉·奧尼爾（Onora O’Neill）在電台上說，英國正處於信心危機中。愚見以為，這麼顯淺的事，不必勞動專業的哲學家說出來，但有她來分析一下倒是好的。問題不僅在於我們愈來愈愛挑剔，對公眾人物愈來愈不信任，更難搞的是，我們不再覺得社會的主要制度真的有甚麼效用，即是說，我們對教育、保健、警察等制度滿腹牢騷，更遑論我們的議員了。我們面對的還不止於此。我們還感到被自己所不能控制的國際經濟、政治模式夾住了。我們根本不相信它們是對我們有利的。如果我們有留意外國的情況，也許會覺得這種制度是放在哪裏都不行的。不論是對是錯，總之「全球化」就是對地方羣體與個人的剝削。企業與銀行不時傳出的詐騙醜聞、

廣泛的貪污，就更加無補於事了。直到最近，才有人著書立說，呼籲人要互相信賴，生意才會好，這是切合時需的。可惜，一切都來得遲一點，損害已經造成，我們也懷疑成性了。

當然，在有些情況之下，小心駛得萬年船。民主政體內，需要有質詢的機制；不盲目附和是健康的。但英國的奧尼爾女男爵等人指出的是我們已經矯枉過正，一味**假定**一切都是對我們不利的。面對現狀，我們無能為力。這個不健康。不信任往往源於失去了控制權，覺得自己已經變成一個傀儡。這是問題的癥結。當別人所作的安排、所定的目的與我拉不上關係，或與那人所聲稱的不符，我當然不會去信任他。他們別有用心，我只是被利用的人，我既看不清全豹又覺得奸計繼續在進行，我除了感到受欺壓，還會覺得完全的癱瘓。信任變為冒險的傻事。

我們還可以再講多一些，容我回頭再談這個社會問題。但我想以信任與不信任為切入點，因為基督教信經劈頭講的正是這個。但人不一定會這樣理解。當我們說：「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乍聽之下，馬上叫人想起「你信有鬼嗎？」、